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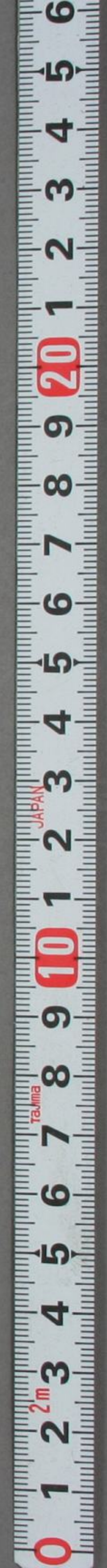


原田
由巳
編

標箋正文章軌範

一一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5
1



正續標義
文章軌範

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

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_上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攻舉

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鈞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_中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

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

東京 月痴迂生書齋

序畢

岩田富美刻



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藝

機筭正文章軌範卷一

王守仁撰

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攻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

1705-1

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

序畢

標箋正續文章軌範九例

一李九我評註本行于世久矣。惜訓釋未備。疎漏失解者。往往有之。因參摭諸書。為之標箋。誤者訂之。闕者補之。庶於初學有小補云。

一舊本正編。李氏評訓。與疊山訓註批辭。相混無別。而間又有署謝云二字者。恐讀者生疑焉。斯書係李氏評訓者。加「或」一一識別之。舊本所署謝云二字。則今皆刪除。以一前後體例。讀者察諸。

一正編圈點。一遵謝氏之舊。不敢增損於其間。至續編先儒既疑其偽選。即如圈點。各本有異同。要非正編

圈點全出。疊山親筆者比。故姑闕之。以俟後考。
一標箋。本為黃小輩計。專以解釋字句為主。評語不欲多。故其揭於舊本層上者。槩省不錄。讀者無求備於一書。而咎其罅漏則幸矣。

明治十三年十二月

原田由己識

一書本五藏卷九...
一書本五藏卷九...
一書本五藏卷九...
一書本五藏卷九...
一書本五藏卷九...

作者小傳

韓文公唐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元本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闊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官至吏部侍郎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柳子厚唐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聰警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

正文文章軌範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與于襄陽書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上張僕射書

與陳給事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韓退之

韓文公

韓退之

韓文公

進士王叔文奇其才引內
禁近欲大進用之叔文敗
貶永州司馬因自放山澤
間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
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
文辭皆有法後移柳州刺
史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
卒

歐陽公宋歐陽脩字永叔
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誨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
書舉進士以文章名冠天
下為館閣校勘慶歷三年
知諫院修論事切直人視
之如雙帝獨獎其敢言熙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送石處士序 韓退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送楊少尹序 韓退之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使回鵬序 韓昌黎

原毀 韓文公

第二卷

放膽文

爭臣論 韓文公

諱辯 韓文公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朋黨論 歐陽公

縱囚論 歐陽公

春秋論 歐陽公

第三卷

小心文

管仲論 蘇老泉

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
文忠始在滁州號醉翁晚

更號六一居士

蘇老泉宋蘇洵字明允眉

州眉山人舉進士茂才異

等皆不中悉焚所為文閉

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

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

和嘉祐間與其子軾轍來

京師除秘書省校書郎為

霸州文安縣主簿卒贈光

祿寺丞按老蕪號老泉長

公號東坡晚亦號老泉山

故也詳見于葉少蘊燕語
蘇東坡宋蘇軾字子瞻眉
山人文安簿洵仲子嘉祐
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修
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熙寧中以黃州團練副使
安置築室東坡自號東坡
居士哲宗時兼端明殿翰
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後
又連貶卒于常州年六十
六後贈太師諡文忠
胡澹菴宋胡銓字邦衡廬
陵人建炎中策對第五授
撫州軍事判官除樞密院
編修官抗疏論和議詔除

高祖論

蘇老泉

春秋論

蘇老泉

范增論

蘇東坡

鼂錯論

蘇子瞻

留侯論

蘇東坡

始皇論

蘇東坡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第四卷

小心文

原道

韓文公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第五卷

小心文

師說

韓文公

獲麟解

韓文公

名編管昭州隆興元年遷
秘書少監上所著易春秋
周禮禮記解升龍圖閣學
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諡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
行于世
王荊公宋王安石字介甫
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
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
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
見者服其精妙擢進士上
第神宗時累官翰林學士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
二年封舒國公後改封荆
尋卒諡曰文

諸葛武侯漢諸葛亮字孔明

琅琊陽都人身長八尺

常自比管仲樂毅及先主

稱尊號為丞相封武鄉卒

年五十四諡忠武

元次山唐元結字次山天

寶進士少居高餘山著元

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

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

稱猗玕子及為官人呼為

漫郎或稱浪士漁者稱為

聲叟酒徒稱為漫叟後進

授容管經略使身論蠻豪

綏定八州

范文正公宋范仲淹字希

雜說上

雜說下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送王秀才序

答李秀才書

送許鄧州序

贈崔復州序

讀李翱文

讀孟嘗君傳

韓文公

韓文公

柳柳州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昌黎

韓文公

韓文公

歐陽公

王荆公

第六卷

小心文

前出師表

送浮屠文暢師序

柳子厚墓誌銘

大唐中興頌序

箕子碑

嚴先生祠堂記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艸

袁州州學記

諸葛武侯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昌黎

元次山

柳柳州

范文正公

辛稼軒

李泰伯

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

長之南都晝夜講誦大通

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

本於仁義為將號令明白

愛撫士卒諫官歐陽修等

言仲淹有相材遂改參知

政事天子倚以為治而仲

淹以天下為己任卒諡文

正

辛稼軒宋辛棄疾字幼安

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

始筮仕得離遂決意南歸

事宋累官知紹興府兩浙

東路安撫使棄疾豪爽尚

氣節嘗謂人生在勤當以

蘇州府志 目錄 三

力田為先故以稼名軒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于世

李泰伯宋李觀字泰伯盱

江人俊辯能文通儒術四方從游者常數百人

以海門簿召赴大學說書以卒

李文叔宋李格非字文叔

濟南人舉進士以文章受

知蘇軾嘗為大學官著洛陽名園記以論洛陽之盛

衰其後洛陽成于金人以

為知言後為京東提點刑

獄以卒

杜牧之唐杜牧字牧之京

北人擢進士歷官考功郎

中中書舍人其詩情致豪

邁人號為小杜以列于少

陵有樊川集

陶靖節晉陶潛字淵明或

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大

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

趣博學善屬文為鎮軍建

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印

綬去職卒於家謚曰靖節

徵士

小傳終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第七卷

小心文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歸去來辭 陶靖節

以上凡六十九篇

目錄畢

附選者小傳

謝枋得宋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寶祐中進士宋亡元屢徵辭不起守節死案堅瓠集云謝枋得因蘇東坡有溪上青山三百疊之句故號疊山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一

侯字集



宋廣信 疊山 謝枋得 批選
明太史 九我 李廷機 評訓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己 標箋

放膽文

大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唐書遜思邈傳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膽大心小兩語蓋本諸此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于襄陽名頤字允元
貞元十四年以工部
尚書拜山南東道節
度使 將仕郎從九
品下 貞觀令職事
高者為守職事卑者
為行 國子博士正
五品掌教文武官三
品以上及國公子孫
從二品以上曾孫之
為生者 四門博士
正七品掌教文武官
七品以上及侯伯子
男之為生者若庶人
子為俊士生者按比
史劉芳傳云太和二
十年立四門博士於
四門置學古之四學
本在四郊至是以其
遼遠故置於四門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
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莫不有先達之
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士之能垂休光
照後世者此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
之後焉隱然莫為之前雖美而不章莫為之後雖盛
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
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
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
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

尚書省尚書令一人
掌典領百官其屬有
六尚書工部其一也
閣下尊稱也閣或
作閣正字通今尊稱
曰閣下韓愈上宰相
書皆從閣閣音義
通也 先進本集作
先進論語法先進後
進謂社先後輩也
須待也 殷盛也
援謂牽持之推謂薦
達之禮記上弗援下
弗推 以故本集作
其故 負恃也與上
文負天下之負不同
赫赫光顯貌 戚
戚憂懼貌 干求也
史記正義不待禮曰
干 通鑑注不世出

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
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
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
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
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文婉曲抑未聞
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
未得邪文婉曲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
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
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文婉曲
主意全在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史記燕昭王因隗之國亂

標卷正史章句卷一

水野氏藏

者言世間不常生此人也特挺立也獨謂不倚靠於人也方方正實覈實也卷舒猶屈伸也遇知待遇親知也注史記燕世家又見戰國燕策此蓋合史與燕策注者芻者飼牛馬之草貨以財雇人也

礙音錯礙礙急促局陘貌網鑑補注磊落落言明白也古今韻會磊落落魁嶺貌說文偉奇也徐氏曰人才愧偉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誠得貴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王禮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馬骨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有味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健愈恐懼再拜

公上宰相書求在三上不報此書蓋第三書也

念本集作正字通卅音入二十并也俗音念伊東涯兼燭譚云韻會云卅字諸韻書皆音入市井商賈或音念學士大夫亦從其誤者惟程篁文集申書卅字作念字又無明書云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之人

謝疊山評 昌黎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下在高處立下要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錢豐寰評

樓閣重重似費結構却又一氣呵成有建瓴之勢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九字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

呼二十為念云云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
長中書令侍中尚書
令共議國政此宰相
職也後以僕射為尚
書省長官與侍中中
書令號為宰相唐
制取士之科大要有
二由學館者曰生徒
由州縣者曰鄉貢皆
外于有司而進退之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
明經有俊士有進士
李肇國史補進士得
第謂之前進士禮記
注進士可進而受爵
祿也吐握事見史
記周公世家史據作
捉食在口曰哺
欺謾也陵也李翔俗

無虞六字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五
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天下之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十七風俗皆已
敦厚六字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
宜十七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
一段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少句
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
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
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
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
伏案
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於

呼小錄見陵於人為
欺負虞度也無虞
言無復可虞度之事
荒服在九州之外
其來荒忽無常故曰
荒服周語戎狄荒服
賓賓服言懷德而
服昆亦作蚩蚩顏
師古曰昆衆也文選
注昆明也明蟲者得
陽則生得陰則藏
晉書五行志九草木
之類謂之妖妖猶天
胎言尚微也休慶
也禮記禮運麟鳳
龜龍謂之四靈憑
依也理治也唐人
避高宗諱治字皆作
理承奉承也百
執事謂諸有職事之

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然而周公
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
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
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
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
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惟其如是故
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
稱周公之功便必無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
添不衰二字句法便奇
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
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

官設使假設之辭
頌稱述也

察其所以察行事之
實也論語視其所以
注以為也

闔人守門之賤者

孟子滕文公篇周霄
曰古之君子仕乎孟
子曰仕傳曰孔子三
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公明儀
曰古之人三月無君
則弔朱注質與贊同
所執以見人者重
難也

孟子盡心篇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

亟去吏切頻數也
數音朔頻也

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
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
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
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
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
巧句法變化與上段
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
望盛德至此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
有法其所稱
說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箇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
今添兩個豈盡字句法亦巧妙
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
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
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闔人辭焉惟

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
之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
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於魯不可
八字則去之齊此句於齊不可
八字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
也此句十五字章法
第三句變文得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
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
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
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段轉尤
高占地步山
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
此一段尤如有一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
占地步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
自身妙筆力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

瀆恩也重複也冒犯也

評居然猶坐然也

評王又作旺盛也莊子養生主篇神雖王不善也注謂心神長王

柳等正交章車章

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

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懼無已愈再拜。

樓迂齋評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

樓迂齋評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切於求進然理

林次崖評以周公來立說自是歷倒人後面明說當

高文字闢闢變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

錢豐寰評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

勁格高足稱絕唱前論相道處直而不激

曲而不卑下言士情處

顧迴瀾評此篇中論周公之待士及復委折可為作

進如此亦可惜也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季浙東名異時張籍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

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

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遂不惟閣下心

事滢滢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

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

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

唐書張籍傳籍字文昌第進士韓愈薦為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仕終國子司業林西仲曰按李遜字友道以衢州刺史政最擢浙東觀察使所至有績可紀篇首極贊其賢非諛語也坊本俱載李異考李異本傳並未任浙東觀察不知傳訛始於何人遂致沿襲至今殊可歎恨東涯刊

票後王文章九卷卷一

水野氏藏友

謬正俗或自稱陸某
朱某某落某白等類
皆代名也按此篇某
官某亦略稱以代官
名與姓名也寓寄
也 觀察使掌察所
部善惡舉大綱御
史中丞貳大夫掌糾
正百官罪惡 禮記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
伯又曰十國以為連
連有帥按古方伯連
帥與觀察使職位相
似故每假用之唐常
袞授李栖筠浙西觀
察使制曰王制千里
之外設方伯選諸侯
賢者而命之俾其遵
俗宣風大明黜陟令
以刺史條察列郡西

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
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
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
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
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
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
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
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浙水東七州
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
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一轉當令盲於心

漢成式厥惟舊哉又
授崔灌湖南觀察使
制云識略沈達可以
專方面之任自湘之
東制以連帥委之監
郡兼亦訓戎 榮力
角切史記天官書此
其榮榮大者注榮榮
事之分明也 協律
郎掌和律呂 李翱
字習之後歷官至山
南東道節度使 無
恙相問勞之辭爾雅
恙憂也 常嘗通
漢書注涕流被面以
入於口故曰飲泣
盲目無眸子 敲亦
擊也 按古者樂工
用盲者師曠之徒亦
無目者也 尚本集

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
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
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尚致之於門邪籍又
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
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
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
故樂工能盲籍尚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進一誠不
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轉妙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
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
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

西漢書卷九十九卷一
大野氏歲友

作儻按儻倘尚並同
或然之辭詳經傳釋
詞然此或倘誤裁
制也度量也覲慙
貌爾雅覲姑也按唐
韻姑音括面醜也

唐六典左右僕射開
元初改為左右丞相
掌總領六官紀綱百
揆亦宰相之職也天
寶初復為僕射按僕
射秦官漢官儀注僕
主也古者重武事每
官有主射以督課之
故名師古曰射本如
字讀今音夜牒札

也
使院謂節度使官
字書官辭曰院古
人有言曰左傳定五
年王孫由于語

因話錄執事則指左
右之人尊卑皆可通
稱擇於愈言於韓
愈材器有所採擇也

彊上聲抑之使然曰
彊孟子有云公孫且篇

之視妙句法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
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黃東發評俱就盲上發明不為悲
苦之辭死中求活法也

錢豐寰評獨以目盲一節來摹寫或悲憤或慶幸或
冀望情詞雜出一動人真可謂文中
畫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張僕射名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
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
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
依建封於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
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

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
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
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
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
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
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
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
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
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

加益也

直已言不屈意從人

寬假言不以繁劇之事煩之

樓等正文章章卷一

九

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孟子之言譏張公幹旋得婉曲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

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

句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執事

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

句連下五個如此字句法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

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

依歸也如此十一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字三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

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

瀾浩波只此一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

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

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筆力韓愈絕高

行列也隊群隊也

收取也

西漢書卷九

九

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及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

妙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

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

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

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

愈恐懼再拜。

蘇老泉評 昌黎此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龍龜蛟龍萬怪惶惑而抑壓揜蔽不使自露而人

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茅鹿門評 申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覆又曰古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已者而伸于知已者而伸于知已者

根氣即是如此

史記豫讓傳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錄省錄也

按老泉此評本集上歐陽內翰書節文而本書泛云韓子文非專評此一篇也

錢豐寰評 此篇道理頗正文勢筆力俱高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頓不得朝夕繼見其後

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

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

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

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

杜氏通典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唐給事中四員掌侍左右分判省事衣食於奔走言奔走於衣食是倒句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同法

色和曰温 林西仲曰比初見時倍加親熟 又曰屬不斷也 有故人憐寒之義 又曰邀嶺同輕視貌 容不温矣 又曰悄悄也言不属矣 按正字通悄悄也或曰憂極他慮不入故靜 翻然變動 貌孟子幡然而改曰幡翻同 不敏謂不敏疾於事左傳成二年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疏分疏也 標又作標卷帙飾也軸卷軸也 邵氏聞見錄曰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

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疾

有喪故不用。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按措字謂文字誤寫者。措摩而更書之。注字謂文字脫落者。傍注記之。坊本或作措。今從本集改之。解解說也。

此書上宰相第二書也。自納於不測之誅。言納身於不可測之誅。而不自顧也。介介居也。仁仁惠也。

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韓退之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之求。免於人也。法。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法。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法。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

票後王文章九卷 水子七歲反

惟思也

亟急也

蒸如劣切燒也

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
 奔盡氣。法句濡手足。法句焦毛髮。法句救之而不辭也。若是
 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法章愈之彊學立
 行有年矣。法字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法字以蹈於
 窮餓之水火。法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
 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
 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
 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蒸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
 莫之救也。法章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
 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

薦聞薦其人，而問其
 才可用也。布衣庶
 人服也。唐書百官
 志：節度使掌總軍旅
 纒誅殺，合壁事類。
 唐聖曆元年，以夏州
 鎮領防禦使，防禦使
 之名始此。又云：至德
 後，置節度使，大郡要
 害之地，置防禦使以
 治軍事。刺史兼之不
 賜節。唐書百官志
 節度使兼支度營田
 招討經略使，則有副
 使判官各一人。支度
 使復有遣運判官巡
 官各一人。間隔也。
 禮記雜記：孔子曰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
 上以為公臣，注謂管

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
 不足，以當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
 為耳。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前五六年
 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擢者，與今豈異時哉？
 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
 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法字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
 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
 令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
 惟少垂憐焉，愈再拜。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

茅鹿門評：所見似悲感，而
 文則逸宕可誦。

仲逢遇群盜於此盜
中簡取二人焉又
擅弓趙文子所舉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注管庫之士
府史以下官長所置
也舉之於君以為大
夫士也管鍵也庫物
所藏方比也言猶
可以比管庫與盜也
唐貢士之法多循隋
制其常貢之科有秀
才有明經有進士有
明法有書有算天
池謂海也莊子逍遙
游篇窮髮之北有溟
海者天池也說文海
天池也以約百川者
瀆音汾水居此

怪物龍之別名然西
仲曰蛟螭之屬字
書水鱗甲亦曰鱗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
其蟲介品彙匹儔
並等類之義八尺
曰尋倍尋曰常塗
與途同關塞也
獺音賓小獺也說文
獺如小狗水居食魚
通正字通俛與俯類
通帖下垂之義
庸詎復語並訓何莊
子齊物論庸詎知吾
所謂知之非不知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
之非知耶

錢豐寰評起伏操縱若神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唐舉子禮部及第後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
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
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或
作典章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耳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
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
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
陵曠塗絕谷為之關隔也譬喻應宏詞科然其窮涸不能自
致乎水為獺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
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

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
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
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
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
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
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
亦命也愈令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收
拾此文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
憐察之

錢豐寰評僅僅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湍怒濤安瀾滌流雜出其間洞庭岳陽之勝亦止是耳

西漢正史卷九
水野入

陳商字述聖陳宣帝五世之孫

正字通下告上曰稟白同輩述事陳義亦曰白報面漸赤也孟子觀其色報報然吾子相親之辭注韓非子內儲說上

說文字三十六簧樂也周禮疏字長四尺二寸注字管類用竹為之形參差象鳥翼說文瑟庖犧氏所作弦樂也徐氏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

瑟黃帝悲乃為之為二十五絃漢書律曆志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所作也

故與固通區區小也漢書注不肖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略猶聊也

顧迴瀾評

轉常為奇迴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不滯唐之文宛然為一王法此書乃其極也

答陳商書

韓文公

公在國子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報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須求也意齊王好竽齊非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於三百人之中以吹竽食祿宣王薨後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譬喻學孟

曆志陽律為律陰律為呂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

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

為文必使一世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

為不也而有文婉曲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愈白

胡思泉評以明理之文而求仕于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竽然君子之所守斷不因時而為之遷就故知韓公之談誠為見道之語

顧迴瀾評好作奇語自是一種才料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技萃觀韓昌

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家居者

唐書百官志御史大夫一人正二品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烏公名重胤字保君高印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本集注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為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說文葛緒給草也詩傳葛所以為絺綌孟飯器盤盛物器或木或錫銅為之

黎答陳商書婉曲而奇不待繩削而自合矣

送石處士序

韓退之

石處士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一事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三字辨古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四字事後當成敗五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

未嘗以事免言未嘗托他事故而辭出遊也按韓文考異文章正宗並免作辭事後當成敗言論凡事後來當成就與否也王良造父並古善御者孟子滕文公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史記秦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按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鞭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據此則王良即伯樂也數算數也老終老也恒州名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

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為之先後也長句三句合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一句懈怠輒弱無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一字懈怠輒弱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撰大夫從事賓先生不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此言出處斷之于已冠帶出見客拜受

票後正文章九卷一

突承璣討之地理志
鎮州恒山郡本恒州
天寶元年更名鎮成
德郡所治也 環繞
也 歸與饋同謂漕
運林西仲曰糧運輻
湊之區 又曰征徵
輸也 書禮書詞馬
幣也 行李謂隨行
之物即裝任也泊宅
編李理義通人將有
行必先治裝如孟子
言治任理亦治也通
雅說同此詳見正字
通 林西仲曰張設
席祖道也字書張音
帳陳設也漢書王尊
傳供張如法而辨
林西仲曰且起且將
相別起行也 漢書

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
行於常所來往敘事句有法晨畢至張上東門
外張供帳也如今筵會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曰
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
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又酌而祝
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
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
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無味於諂言五字惟
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
有頓挫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
好章法

注凡言為壽謂進爵
于尊者而獻無疆之
辭 外敬猶言陽尊
身圖謂一身謀圖
蚤與早通 正人
以法曰規

圖健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
句是左傳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
以有成也此一句結得絕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
遺或作之序云

謝疊山評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
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
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此一
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
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
章待講盛山十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
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
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
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也以文辭也
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
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
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

標等山文真車龜卷一
一五 大野氏讀版

標等山文真車龜卷一
一五 大野氏讀版

樓迂齋評

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
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
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
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
丸倒囊出物驚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
視下肥瘠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
蹈襲只是被入看破全是學
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
轉祝辭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
聯用三句譬喻意
併屬而語不重疊

茅鹿門評

以議論行叙事
當是退之變調

錢豐稷評

通篇總是相與有成四字石先生安貧樂
道學博謀長便見不肯圖利于大夫私便
其身圖而能以道自任大夫為國為民求
士輔政便見非富其家飢其師受佞人味
謂言之公而能以義取人一篇皆含此意
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

溫處士名豐字簡輿
大雅五世之孫文宗
朝終禮部尚書

伯樂注見第五卷雜
說下篇按唐韻樂音
勞廣韻伯樂相馬一
作博勞左傳昭四
年冀之北土馬所生
唐都長安号西京以
河南府為東都本
集注時或作懷漢
書高帝紀高祖謂鄴
食其以萬戶封生注
顏師古曰生猶言先
生文韻曰諸生也
按公贈盧全詩水北
山人得名聲去年去
作幕下士水南山人
又繼往鞍馬僕從塞

顧迴瀾評

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
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
退之學孟子不及在左傳有逼真
學左傳處送石洪處士序文是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
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
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
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
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
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鉞鎮河陽之
三月奇新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

閩里水北謂石洪水南謂溫造也。節度使得專誅殺故曰以鉄鉞也。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從賜鉄鉞然後殺。鉄斧也。左傳疏鉞大而斧小。爾雅釋器鳥罟謂之羅。注謂羅絡之。按媒蓋謂鳥媒也。吳楚材曰為羅為媒字法新奇。史記李牧傳注古者出征為將帥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府。尤最也。莊子徐無鬼篇夫子物之尤也。注於人物之中稱之為最。河南尹謂留守鄭餘慶。

唐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為尹。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按九前代帝王所都曰尹。尹正也。二縣洛陽河南也。公時為河南令。諮問也。謀也。處處分也。韻會大曰政小曰事。正字通在官者稱搢紳。史作薦紳。俗作縉紳。莊子搢紳先生注搢紳也。紳笏于革帶間也。縉繫也。為平聲。訓被介與芥蒂之芥同。小鯁也。南史張盾為無錫令。遇盜生資皆盡。不以介懷。

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甚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巒。文法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

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謝疊山評文有氣力。有光綏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虞邵菴評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鳥公。冀北。譬東林。次崖評此篇都不待說溫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文字有法。茅鹿門評以烏公得士為文。而溫生之賢自見。

少尹從四品下掌貳
府州之事 本集注
按揚巨源新舊史無
傳藝文志云字景山
貞元五年第進士以
能詩名既引年去為
其都少尹蓋公河中
人即其鄉也張籍有
詩送云官為本府當
身榮因得還鄉任野
情意蓋指此 疏廣
傳廣東海蘭陵人仕
至太子太傅兄子受
仕為太子少傅在位
五年廣謂受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官成
名立如此不去恐有
後悔乃上疏乞骸骨
上許之 供張謂供
具設張也 祭道神

送揚少尹序

揚少尹名巨源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顯名

韓退之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
供張祖道東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共言其賢見前漢書疏廣傳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
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
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
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揚與二疏
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揚侯
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路觀者亦

曰祖祖者祖也疏廣
傳注師古曰祖者送
行之祭因饗飲也
車數曰兩後漢書注
車有兩輪故稱兩
國子子業二人從四
品下掌儒學訓導之
政 禮記曲禮大夫
七十而致事 按此
序長慶中公為吏部
侍郎時作故曰余忝
在公卿後也 按唐
宋之時稱刺史或節
度使等為侯此郡縣
之制而假封建之稱
耳本非定稱此篇稱
少尹為侯亦此類也
文心雕龍古名車
以兩名馬以四蓋車
有佐乘馬有驂服皆

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
傳繼二疏踪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
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揚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
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
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
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
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揚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
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
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
孫以揚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

以對並為稱單為匹
如匹夫匹婦之稱匹
也亦見白虎通韓詩
外傳等公羊傳僖三
十三年傳注匹馬一
馬也與平聲張
亦大也通鑑注落落
莫唐人常語落落落落
也莫薄也通典唐
貢士每歲仲冬郡縣
館監課試其成者長
史會屬僚行鄉飲酒
禮歌鹿鳴之詩召者
艾敘少長而觀既餞
而與計偕儀禮士
冠禮注鄉先生鄉中
老人為鄉大夫致仕
者
善覺要覽云樵沙王
呼佛弟子為上人內

有德智外有勝行在
人之上故為上人
林西仲曰寓寄也以
巧智寄於所事之技
能又云外物謂所
寓之外別有可慕之
業膠粘著也史記
周本紀養由基善射
去柳葉百步射之百
發百中莊子養生
主篇庖丁為文惠君
解牛文惠君曰善善
哉技蓋至於此乎
師曠字子野晉平公
時樂師知音律者
扁鵲即秦越人晉昭
公時良醫史記有傳
莊子徐無鬼篇市
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孟子告子

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謝疊山評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殊快人意發人才思

唐荆川評前後照應而錯綜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茅鹿門評以二疏美少尹而專於虛景簸弄故出沒變化不可捉摸

顧迴瀾評退之見揚少尹之去彷彿似二疏遂將二疏來形容粧出許多景象前說二疏所有或詞曲折動人未托慨世之詞歸美少尹種種多情令人一讀十起

林希元評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退之顧欲張大之舉來評論又不可的言其有特為疑詞曰不知有無云云則巨源之美不可掩而已亦不失言其斟酌如此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
於爽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矣暇外慕夫外慕
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啻其戴在又者也往時張旭
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
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
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
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
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

東坡先生集卷之九

篇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晉書劉伶字伯倫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未嘗留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不造其堂二句喻入道之深也。齊音劑嘗也。音資大醫也。唐書張旭傳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以頭濡墨而書世號張顛。愉樂也。伏安逸也。聊樂也。爾雅注雷之急擊者為霹靂。莊子注端山顛倪水滸也。錙銖謂輕微算法也。秦為銖十銖為銖二十四銖為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而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茅鹿門評 其用意似莊子而其行文造語敘述處亦大類莊子。
林次崖評 高閑上人無可說因他能書遂就張旭善草上說道理以歸於閑此是無中生有學

兩八兩為鎰。佛教一曰浮屠教浮屠佛陀母馱沒陀並同皆梵語也。楚夏譯為覺合稱佛。泊然淡然而恬靜無欲自說文泊無為也。淡薄味也。頽下墜也。委靡不振也。得無象之然乎言其書亦委靡不振也。漢書西域傳有善眩語顏注眩讀與幻同相詐惑也。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唐書殷侑傳侑陳州人也。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強直名。
回鶻傳元魏時号高

者胸中有此意思天下無難題矣。
錢豐寰評 玩其文似以高閑不如旭。叫中他泊然淡然而通旭之術而後可學書然其意渾深引而發不。
顧迴瀾評 此篇以堯舜禹湯治天下與僚九秋奕等並論放蕩不羈。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昌黎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國中體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賜

車部階曰韋統亦曰
田純德宗時請改為
田鶻元和年号睿
聖文武憲宗尊号也
蕭宗女寧國公主
德宗女咸安公主下
嫁田鶻故曰於唐最
親方内謂四方之
内節所以示信周
礼注以王命往來必
有節以為信唐六典
旌節之制命大將帥
及遣使于四方則請
而假之旌以專賞節
以專殺貳副使也
侑音又六典太
常博士掌辨五礼之
儀式本先王之法制
通變隨時而員益焉
又曰虞部郎中負

外郎掌天下虞衡山
澤之類其時禁凡
採捕畋獵必以其時
通典侍御史掌糾
察内外受制出使分
判臺車兼謂不拜
正官權守兼之唐
書職官志右春坊右
庶子掌侍從獻納啓
奏中舍人為之貳元
和十一年五月公拜
右庶子惘惘失意
貞三省謂中書省
門下省尚書省也
再三告示曰丁寧
正字通刺音厥刺刺
多言自管子焉能去
刺刺為粵粵乎潘岳
閣道諶和嶠刺促不
得休據此則原注虛

標正交章車輦卷一
尊中國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
意得體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
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無
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
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
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
子語刺刺切盧達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
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一段丞相以
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
為詩以道其行云
茅鹿門評學班掾之文其謹嚴處如
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原毀

韓文公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
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
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
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
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達切誤矣。幾亦微也。言面言語面色。評班掾謂班固程不識見史記李將軍傳李光弼唐肅宗時人。

原推原之義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也。孟子滕文公篇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書金縢篇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已太也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嘗曾也本集作常與也之與黨與也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

說並同悅

作為也

幾庶幾願辭也

理治也

林西仲曰讀結語三句不但欲君相得聽言之法併為君相定觀人之法也故曰國家可幾而理豈誣也哉

豔古暢字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一

水野氏藏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謝疊山評 此篇巧處妙處在假托他人之言辭模寫世俗之情狀熟于此必能作論

錢湖東評 只是正一反雙關文字與上宰相第二書畧相似

顧迴瀾評 此文下字皆有法度重周輕約詳廉忌忌此八字乃字母一篇議論皆從此八字行

茅鹿門評 秦漢以來無此調昌黎創為之然感慨古今因而模寫人情曲豔骨裏文之至者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一 畢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二

王字集

宋 廣信 疊山 謝枋得 批選

明 太史 九我 李廷機 評訓

日本東京 原田由巳標箋

放膽文

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鋦然氣力雄

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

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爭臣論 韓文公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

鋒兵端鋦刃端也

場屋謂省試場通鑑注唐人謂貢院為場屋至今猶然刮摩切也爭與諍同諍諍也孝經諍諍章天子有爭臣七人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二

水野氏藏

唐書陽城傳帝欲相
裴延齡城顯語曰延
齡為相吾當取白麻
壞之哭于庭帝本相
延齡城之力也本集
注公作此論時城居
位五年矣後三年而
能排擊延齡或謂城
蓋有待抑公有以激
之歟諫議大夫掌
待從規諫下聞謂
名達鄙邊邑也
薰灸也孟子盡心篇
况於親炙之者乎

論語公冶長篇令尹
子文三仕為令尹無
喜色

易恒卦六五文恒其
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傳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
婦凶也尚上也
易疏涉蹇難而往濟
蹇故曰王臣蹇蹇也
又云盡忠於君匪
以私身之故而往
濟故曰匪躬之故

曠空也廢也書皋陶
謨莫曠庶官正字通
官不稱職曰曠官
刺與諫通諫也
左傳注庶人夫妻相
匹其名既定雖單亦
匹故通謂匹夫匹婦

出六年乃無所不通第進士後去隱中條山
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賚束帛召為
諫議大夫城未至人皆相望風采謂能以死
奉職既入拜官久猶未有建白文公故作此
論切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
二字連下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
乃疑詞
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
從孟子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
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
字無喜色三字變為不色喜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
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字愈應之曰第一是

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惡得為有
道之士乎哉直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
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
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
不事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則冒進之患
生應無用匪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志不可則而充
之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今陽子實一
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不
為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
下同學孟子

標卷三二道九德卷二

忽焉遺忘貌

孟子公孫丑篇朱注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
責以言為責者

古之人有云孟子萬
章篇

抱關監門之職
夜所擊之木也

委吏主委積之吏乘
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也孟子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

訕謗毀也論語陽貨
篇惡居下流而訕上
者周語國武子好
盡言以招人過韋昭
注招舉也書周書
君陳篇爾雅疏猷
者以道而謀也

茲諸本作滋滋益也
孟子公孫丑篇若是
則弟子之惑滋甚

法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
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

字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問其政則曰我不

知也三字此三句上同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得

婉且吾聞之第二段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

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陽子將為祿仕乎第三段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

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

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

腐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

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

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

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

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其君之過而以為

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

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

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

蒿蓬蕭之屬

骨鯁喻正直也。正字通世以蹇諤為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魚骨之刺咽也。按說文鯁魚骨也。僭差也。左傳襄二十六年賞不僭而刑不濫。熙廣也。鴻大也。

過責也

不義本集作不义。又治也。孟子盡心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孜孜與孳孳同。說文汲汲也。書益稷思日孜孜。矻矻健作貌。漢書王褒傳終日矻矻。禹過家門不入。見孟子滕文公篇。林西仲曰突竈額黔黑也。二句出答賓戲。按淮南修務篇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因用其事而顛倒出之耳。論語公冶長篇子貢曰我不欲人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又陽貨篇惡訐以為

揚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學史記檀弓。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第五段。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

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

揚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揚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直者注訐攻發人之陰私也

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五段

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好盡言以招

音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此

句說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此一句身我將以

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

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

盡言必不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

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到底不肯以有道

左傳成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周語柯陵之會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曰立於

歐陽公上范司諫書載第四卷

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

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

樓迂齋評此篇是歲規攻擊體是反難文

呂東萊評此是意勝反題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未

茅鹿門評截然四問四答而

諱辯

韓文公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唐書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相驚自是有名湜音殖

二律文俱出曲禮謂之律者唐人引入律耳釋之者曰謂曲禮鄭玄注孔子母名徵在所謂二名也蓋與丘同音按鄭注本作丘與區昌黎以丘區音別改為區也又按韻會云曲禮不諱嫌名謂字與禹丘與區禹字二字其音不別丘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古語其聲亦同陸士衡詩普厥丘字又晉閣名所載若干區者列為丘字則知丘之與區其音不別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區之類是也烏區草名詩音區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兩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直說破不犯諱此章法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甚妙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聖人以証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後又曰駁發爾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則不諱也

按昭王名瑕康王之子也謂康王釗之孫者恐誤又按曾子父名皙哲其字也言名哲者亦誤住楊裘見禮記檀弓

謝疊山曰此二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甚妙董彥遠曰騏期以姓苑考之為基又李涪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社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按魏志劉劭傳注漢興而有草畫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

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王名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釗音昭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止呼為社度云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名世民代祖名宗廟諱饑近玄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唯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更用宦官宮妾承上有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此一轉尤高罵得時人諱嫌名者太

齊相杜度号善作篇
諱傲為通謂傲侯
為通侯蒯徹為蒯通
之類 四朝聞見錄
曰漢呂后諱雉封禪
書謂野雞夜雉 章
表疏也 注代宗代
祖誤 代宗諱豫以
論為述代宗廟諱隆
機為述玄宗廟諱隆
基 按唐人避世為
代 代祖代宗即世祖
世宗之稱也

洪與祖作年譜

毒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
何所法守此已曾參事且問起
會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誓之以國家
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又設凡事父母得
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不盡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
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
說翻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官宮妾策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呂東萊評 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
長短之製名動京師一日舉進士或謗賀

張昭字子布仕吳主
孫權封侯

按本集注云顏氏家
訓桓公名白博有五
皓之祿厲王名長琴
有修短之目不聞謂
布帛為布皓呼賢腸
為賢修退之意亦本
此

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之一篇又曰張
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
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
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辯取此意

謝豐山評 一篇辯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
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盡是
設疑伴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列
是一樣文法○此辯文法從孟子來

茅鹿門評 此文及復奇險令人眩掉實顯快三段
後尾抱前辯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
綴便足

錢豐寰評 考之於律質之於經誓之於典三段中辯
得曲折如虬龍之不可羈絡一總處尤有
歸宿至於末後四轉尤奇
如虞人虎網一動一緊

顧迴瀾評 波瀾疊出
轉折有神

胡秋宇評 避諱始於周人其說雜出於禮記諸書然
大意不過如韓公所引而已此文明白痛

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快無可復疑而唐人終不以為然故舊史稱韓公之文而云有大紕繆者蓋指此篇也按小說裴臯之子德融就試時高諧以禮部侍郎典貢舉諧曰伊諱臯向某下及第困一生事矣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官謁右丞盧簡求盧延同官入而揖裴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蓋絕之也又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以弟仁澤為託言之三四殷夢飲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乃殷夢家諱蓋其父名龜從也二事皆迂雖可笑然可見唐人習俗如此夫父名臯子不得於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榜况終身名為進士者耶

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於劉向說苑君道篇云云中平聲與下文大去聲者恐誤設虛假之辭婦寺婦女宦寺也

從容舒緩貌優樂優柔樂易也逢謂逢迎也孟子告子篇逢其君之惡

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此是正理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節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四節此吾意周公輔成王五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一轉尤妙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

缺缺小智貌與缺缺同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

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一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六况號為君臣者邪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七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結

呂東萊評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謝疊山評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怠子厚文之得意者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本集史下有官字前獲上本集諸本有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十六字與劉秀才書載在外集今抄全文附記于總評末宜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

彼此對照也本集注或云劉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唐時凡舉子皆稱秀才見國子補館下近密地謂為史館修撰掌故官名今史之屬掌故事者

揚揚自得貌見史記晏嬰傳臺者御史臺司天臺之類府者折衝府都督府之類

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

回曲也

上以用也

南史范曄傳曄字蔚宗剛衆家後漢畫為一家之作文帝元和二十二年謀反伏誅誅本集作赤解朝注亦謂誅滅也漢書司馬遷傳李陵降匈奴遷盛言陵忠武

帝以遷誣固下獄室後遷發憤成史記後漢書班固傳固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畫又曰固僕罵洛陽令种兢兢怒以軍捕固固死獄中北史崔浩傳浩成國書三十卷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北人相與構浩于帝帝怒誅浩史記自叙傳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失其明其餘一句括齊太史陳壽等磊磊明顯貌軒音掀舉出也林西仲曰恣縱其自然也鬼神云云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

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

鬼神之事幽遠不可知雖時有為禍福無可以為準則者也
行行剛強貌論語先進篇子路行行如也

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令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收煞束語警策

謝疊山評

辯難攻擊之文要人信服于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

呂東萊評

是一篇攻擊辯詰體頗似退之諍臣論口吻

茅鹿門評

古人規模問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

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子厚此篇全學韓昌黎諱辯去難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得他好處故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開闔一莖州可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也難以筆舌傳也
顧迴瀾評退之亦是不易服的子厚反覆攻辯責得不可逃避而步驟馳騁藏鋒不露讀之自

有味

補

韓昌黎答劉秀才論史書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敬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八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

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
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
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
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
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
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
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
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如一職榮
耳非必督責迫感令就功役也賤不敢
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
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
州州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
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
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
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
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
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
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難其守問寺

人勃鞞官叙事起以果趙衰賢承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節所

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

命而晉君擇大任節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

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

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

之謀議之臣乎節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

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

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節然而齊

外疏斥也漢書霍光傳盡外我家內豎

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寺人內小臣即宦者也周礼注寺之言侍也取親近侍御之義觀音低寺人名趙衰晉大夫衰初危及媒音薛嬪也媒近謂寺人按媒誓蕞洩四字古通用親近之稱也滋益也

凡小事 乃音貂
左傳僖二十五年晉
侯朝王王與之温原
之田晉於是始啓南
陽

史記商君傳鞅西入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語數日
不厭以鞅為左庶長
秦紀注監奄人也
漢書蕭望之傳宦官
弘恭石顯自宣帝時
久典樞機及元帝即
位諧蕭望之殺之

飲音坎飲然不自滿
足意孟子盡心篇如
其自視飲然則過入
遠矣

桓任管仲以興進賢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

僖公二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

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

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節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

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為侯伯誠畏之矣魯僖公二

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六景監秦孝公得以相衛鞅

商弘石弘恭石顯二人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

文公也嗚呼此段餘意精神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問

舉非失舉也然猶蓋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况問與

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

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盾徒本及魯宣公二

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
飲太子止所進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

謝疊山評 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句
一字懈怠此柳文最得意者

洪野處評 文章有淵源有機杼有關鍵有根本用其
文如老農之用耒且而概中而芸深畊而

熟耨之吾文唐矣不兩漢若乎漢矣不三
代乎飲然自視未能參於柳州刺史之與

則日引月長
不至不止也

呂東萊評 看回互轉接貫珠相似辭簡意多
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胡秋宇評 此篇極峻潔極警
拔但欠舒徐耳

顧迴瀾評 步驟謹嚴
得韓之奇

朋黨論

歐陽公

在諫院時進○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蓋元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因而感悟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

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解上意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

者偽也初說小人無朋又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生偽朋二字方妙

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

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

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

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蒼舒隕數禱戲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舜佐堯退四凶

應前伯虎仲熊叔豹李經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

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

小人共工云云見左傳文十八年左傳凱作愷杜注元善也愷和也四凶謂共工驩兜蘇三苗左傳作窮奇渾敦檮杌饕餮注數音隗戲音演又已震反書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

亮天功蔡傳二十二
人四岳九官十二牧
也書曰泰誓篇

沈德潜曰漢桓帝時
黨部二百餘人丁獄
後又禁錮之靈帝時
殺李膺范滂等百餘
人至獻帝獄已解矣
文中偶誤引漢靈
帝時鉅鹿張角以妖
術教授衆十萬一時
俱起皆著黃巾

黃河常濁拾遺記黃
河一千年一清
清流之流謂輩流

標等正文音車韻卷二

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

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

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

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

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錮

後八顧八及八廚有張儉張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

後方悔悟桓靈獻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

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此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

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

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夫前世之

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

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

亂亡其國與漢唐三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

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

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

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

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

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

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只二句

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

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省廷尉為獄也可其奏後赦

標等正文音車韻卷二

天子七歲及

望之欲倚為相恭顯等復誣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
 頗屈之于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遂
 飲鳩自殺○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脩告
 李膺等養大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
 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監北寺獄所引二百餘人
 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為朋人死徒
 廢禁又六七百人○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
 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
 肅宗慈夏馥蔡行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
 久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
 八及及者言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毋
 班秦周蕃嚮王章王孝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
 者也儉為之魁○唐昭宗天祐二年貶裴樞崔遠獨
 孤損陸宸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
 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一空

呂東萊評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直臻神解至朋黨論風骨俱全

茅鹿門評忠言謹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大率類劉向諫昌陵疏

蕃音皮

諫起昌陵疏載漢書劉向傳

顧迴瀾評

歐廬陵朋黨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別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縱囚論

歐陽公

沈德潛曰縱囚事後漢戴封已行之不始於唐太宗也戴封在獨行傳中按古行之者多矣而唐太宗最著白樂天所咏死囚四百來歸獄是也詳見趙甌北陔餘叢考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之所

死囚凡三百九十人
無人督帥皆如期自
詣朝堂無一人亡匿
者上皆赦之漢書
雋不疑傳錄囚徒注
師古曰省錄之知情
狀有寬滯與不也
林西仲曰賊猶盜賊
探人之物而取之也

施恩德以臨之字法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
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
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
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
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
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
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
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
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
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

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
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
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
本於人情不立異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謝疊山評 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
呂雅山評 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
風卷舒萬狀不可常理待之也
呂東萊評 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
處詞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脉
茅鹿門評 文章紆餘婉曲說盡事理
曲盡人情唯歐公得之

春秋論

歐陽公

歐公春秋論三篇此
論下篇也

春秋宣二年秋九月
乙丑晉趙盾弑其君
夷臯 又曰同年傳

春秋正義初孔子授
春秋于卜商又授之
公羊高穀梁赤又各
為之傳則今公羊穀
梁二傳是也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左傳謂趙穿弑靈
公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
書曰趙盾弑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
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書趙
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
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
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

頑然無知覺類

較音教與較通比較
也 就使假設之辭

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
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
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
讐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
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
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
似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
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
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
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

票後三章九節卷二 八 孔子大義

論語憲問篇不逆詐不億不信朱注逆未至而迎之也矯激矯偽過激也

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

禮記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小爾雅蔽斷也春秋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諺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

不嘗樂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樂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樂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樂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為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

左傳昭十九年經冬葬許悼公

又昭二十三年經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又定四年經公會許

男子召陵侵楚

孟子盡心篇盡信書不如無書

隱三年公羊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賤曷為賤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經同公羊傳曰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魯為主故隱而卒之○左氏經夏四月辛

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呂東萊評 此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詩臣相類排斥之辭大抵要斥人須多方說教他無逃處此

李方叔評 歐公作春秋論最得春秋之法蓋公學春秋於胡瑗孫明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

白志宏評 讀歐陽公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亂華君臣之際無赫奕可道之功業也

卯君氏卒傳曰夏君
氏卒聲子也不赴於
諸侯不及哭於寢不
祔於姑故不曰薨不
稱夫人故不言葬不
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評胡瑗字翼之
孫明復名復著春秋
尊王發微十二篇
胡安國字康侯著春
秋傳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二

茅鹿門評

又發次篇所未盡更洗
發辨析前儒所未有也

胡思泉評

歐公之論直以弑君之罪坐盾大綱上儘
見得但不說所以然處必若胡傳之說始
足以服其心

標箋正文章軌範卷之二 畢

